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五十

論者

聖道八

觀物篇一　康節先生

物之大者無若天地然而亦有所盡也天之大陰陽盡之矣地之大剛柔盡之矣陰陽盡而四時成焉剛柔盡而四維成焉夫四時四維者天地至大之謂也凡言大者無得而過之也亦未始以大為自得故能成其大豈不謂至偉至偉者歟天生於動者也地生於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動之始則陽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靜之始則柔生焉靜之極則剛生焉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動之大者謂之太陽動之小者謂之少陽靜之大者謂之太陰靜之小者謂之少陰太陽為日太陰為月少陰為辰少陽為星日月星辰交而天之體盡之矣太柔為水太剛為火少柔為

土少剛為石水土火石交而地之躰盡之矣日為暑月為寒星
為晝辰為夜暑寒晝夜交而天之變盡之矣水為雨火為風土
為露石為雷雨風露雷交而地之化盡之矣暑變物之性寒變
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躰性情形躰交而動植之感盡
之矣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走飛
草木交而動植之應盡之矣走感暑而變者性之走也感寒而
變者情之走也感晝而變者形之走也感夜而變者躰之走也
飛感暑而變者性之飛也感寒而變者情之飛也感晝而變者
形之飛也感夜而變者躰之飛也草感暑而變者性之草也感
寒而變者情之草也感晝而變者形之草也感夜而變者躰之
草也木感暑而變者性之木也感寒而變者情之木也感晝而
變者形之木也感夜而變者躰之木也走應雨而化者走之性
也應風而化者飛之性也應露而化者草之性也應雷而化者
木之性也情應雨而化者走之情者應風而化者飛之情也應

露而化者草之情也應雷而化者木之情也形應雨而化者走之形也應風而化者飛之形也應露而化者草之形也應雷而化者木之形也躰應雨而化者走之躰也應風而化者飛之躰也應露而化者草之躰也應雷而化者木之躰也性之走善色情之走善聲形之走善氣躰之走善味性之飛善色情之飛善聲形之飛善氣躰之飛善味性之草善色情之草善聲形之草善氣躰之草善味性之木善色情之木善聲形之木善氣躰之木善味走之性善耳飛之性善目草之性善口木之性善鼻走之情善耳飛之情善目草之情善口木之情善鼻走之形善耳飛之形善目草之形善口木之形善鼻走之躰善耳飛之躰善目草之躰善口木之躰善鼻夫人也者暑寒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躰無不感走飛草木無不應所以目善万物之色耳善万物之聲鼻善万物之氣口善万物之味靈于万物不亦宜乎

觀物篇之二

人之所以能靈于万物者謂其目能收万物之色耳能收万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万物之味聲色氣味者万物之躰也目耳鼻口者万人之用也躰無定用惟変是用用無定躰惟化是躰躰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乎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万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一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万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一之人當兆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夫物之物者至物之謂也人之人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万心一身觀万身一物觀万物一世觀万世者焉又

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者焉噫聖人者非世世而効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跡探其體潛其用雖億千萬年亦可以理知之也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別有天地萬物異乎此天地萬物則吾不得而知之也非唯吾不得而知之也聖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既心尚不得而知之口又惡得而言之乎以心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謂妄知也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謂妄言也吾又惡能從妄人而行妄知妄言乎

觀物篇之三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所以謂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謂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者處理性者也所以能處理性者

非道而何是知道為天地之本天地為万物之本以天地觀万物為万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為万物道之道盡之于天矣天之道盡之于地矣天地之道盡之于万物矣天地万物之道盡之于人矣人能知其天地万物之道所以盡于人者然後能盡民也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曰昊天人之能盡民則謂之曰聖人謂昊天能異乎万物則非所以謂之昊天也謂聖人能異乎万民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萬民与万物同則聖人固不異乎昊天者矣然則聖人与昊天為一道則万民与万物亦可以為一道一世之万民与一世之万物亦可以為一道則万世之万民与万世之万物亦可以為一道也明矣夫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之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于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礼樂汚隆于其間矣春為生物之府夏為長物之府秋為收物之府冬為藏物之府号物之庶謂之万雖曰万之又万其庶能出昊天之四府

者乎易為生民之府書為長民之府詩為收民之府春秋為藏物之府乎民之府無謂之万雖曰万之又万其無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之四府者時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人之事當如何哉

觀物篇之四

觀春則知易之所存乎觀夏則知書之所存乎觀秋則知詩之所存乎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易之易者生生之謂也易之書者生長之謂也易之詩者生收之謂也易之春秋者生藏之謂也書之易者長生之謂也書之書者長長之謂也書之詩者長收之謂也書之春秋者長藏之謂也詩之易者收生之謂也詩之書者收長之謂也詩之詩者收收之謂也詩之春秋者收藏之謂也春秋之易者藏生之謂也春秋之書者藏長之謂也春秋之詩者藏收之謂也春秋之春秋者藏藏之謂也生生者修夫意者也生長者修夫言者也生收者修夫象者也生藏者

修夫數者也長生者修夫仁者也長長者修夫禮者也長收者修夫義者也長藏者修夫智者也收生者修夫性者也收長者修夫情者也收收者修夫形者也收藏者修夫體者也藏生者修夫聖者也藏長者修夫賢者也藏收者修夫才者也藏藏者修夫術者也修夫意者三皇之謂也修夫言者五帝之謂也修夫象者三王之謂也修夫數者五伯之謂也修夫仁者有虞之謂也修夫禮者有夏之謂也修夫義者有商之謂也修夫智者有周之謂也修夫性者文王之謂也修夫情者武王之謂也修夫形者周公之謂也修夫體者召公之謂也修夫聖者秦穆之謂也修夫賢者晉文之謂也修夫才者齊桓之謂也修夫術者楚莊王之謂也皇帝王伯者易之體也虞夏商周者書之體也文武周召者詩之體也秦晉齊楚者春秋之體也意言象數者易之用也仁義禮智者書之用也性情形體者詩之用也聖賢才術者春秋之用也用也者心也體者跡

也亡跡之間有權存焉聖人之事也三皇同意而異化五帝同言而異教三王同象而異觀五伯同數而異率同意而異化者必以道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無為无有之謂也無為者非不謂也不固為者也故能廣无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者也故能大廣大悉備而不固為固有者其惟三皇乎是故知能以道化天下者天下亦以道歸焉所以有言曰我无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朴其斯之謂歟

三皇同仁而異化五帝同礼而異教三王同義而異勸五伯同智而異率同礼而異教者必以德以德教民者民亦以德歸之故尚讓夫讓也者先人後巳之謂也以天下授人而不為輕若素无之也受人之天下而為不重若素有之也若素無素有者謂不巳無巳有之也若巳无巳无則舉一毫以取与于人猶有貪鄙之心生焉而况天下者乎能知其天下之天下非巳之天

下其惟五帝乎是故知能以德教天下者天下亦以德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其斯之謂歟

三皇同性而異化五帝同情而異教三王同形而異勸五伯同辯而異率同形而異勸者必以功以功勸民者民亦以功歸之故尚政夫政者正也以正正夫不正之謂也天下之正莫如利民焉天下之不正莫如害民焉能利民者正則謂之曰王矣能害民者不正則謂之曰賊矣以利除害安有去王耶以王去賊安有弑君耶是故知王者正也能以功正天下之不正者天下亦以功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歟

三皇同聖而異化五帝同賢而異教三王同才而異勸五伯同術而異率同術而異率者必以力以力率民者民亦以力歸之故尚爭夫爭也者爭夫利者也取以利不以義然後謂之爭小爭交以言大爭交以兵爭夫強弱者也猶借夫名者謂之曲

直名也者命物正事之稱也利也者養人成務之具也名不以
仁無以家業利不以義無以居功名不以功居利不以業卒則
亂矣民所以爭之也五伯者借虛名以爭實利者也帝不足
則王王不足則伯伯又不足則夷狄矣若然則五伯不謂無功
於中國語其王則未也過夷狄則遠矣周之東遷文武之功德
於是乎盡矣猶能維持二十四君王室不絕如綫夷狄不敢屠
害中原者由五伯借名之力也是故知能以力率天下者天下
亦以力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
武人為于大君其斯之謂歟

夫意也者盡物之性也言也者盡物之情也象也者盡物之形
也數也者盡物之體也仁也者盡人之聖也禮也者盡人之賢
也義也者盡人之才也智也者盡人之術也盡物之性者謂之
道盡物之情者謂之德盡物之形者謂之功盡物之體者謂之
力盡人之聖者謂之化盡人之賢者謂之教盡人之才者謂之

勸盡人之術者謂之率道德功力者存乎體者也化教勸率者存乎用者也體用之間有變存焉者聖人之業也夫變也者昊天生万物之謂也權也者聖人生万民之謂也非生物非生民而得謂之權變乎

觀物篇之五

善化天下者止于盡道而已善教天下者止于盡德而已善勸天下者止于盡功而已善率天下者止于盡力而已以道德功力為化者乃謂之皇矣以道德功力為教者乃謂之帝矣以道德功力為勸者乃謂之王矣以道德功力為率者乃謂之伯矣以化教勸率為道者乃謂之易矣以化教勸率為德者乃謂之書矣以化教勸率為功者乃謂之詩矣以化教勸率為力者乃謂之春秋矣此四者天地始則始焉天地終則終焉終始隨乎天地者也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以今觀今則謂之今矣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

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是知古亦未必為古今亦未必為今皆自我而觀之也安知千古之前萬古之後其人不自我而觀之也若夫皇帝王伯者聖人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時有消長否泰盡之矣經有因革損益盡之矣否泰盡而體用分損益盡而心跡判體與用分心與跡判聖人之事業於是乎備矣以自古當世之君天下其命有四焉一曰正命二曰受命三曰改命四曰攝命正命者因而因者也受命者因而革者也改命者革而因者也攝命者革而革者也因而因者長而長者也因而革者長而消者也革而因者消而長者也革而革者消而消者也革而革者一世之事業也革而因者十世之事業也因而革者百世之事業也因而因者千世之事業也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者萬世之事業也一世之事業者非五伯之道而何十世之事業者非三王之道而何百世之事業者非五帝之道而何千世之事業者非三皇之道而何萬世之事業者非

仲尼之道而何是知皇帝王伯者命世之謂也仲尼者不世之謂也仲尼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夫如是則何止于百世而已哉億千萬世皆可得而知之也人皆知仲尼之為仲尼不知仲尼所以為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舍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為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不欲知天地所以為天地則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舍動靜將奚之焉夫一動一靜者天地至妙也者歟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至妙者歟是故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跡也故有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斯之謂歟

觀物篇六

孔子贊易自犧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文武而下修春

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軒而下祖三皇也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孫五伯也祖三皇尚賢也宗五帝亦尚賢也三皇尚賢以道五帝尚賢以德子三王尚親也孫五伯亦尚親也三王尚親以功五伯尚親以力嗚呼時之既往億万千年時之未來亦億万千年而仲尼聞生而為人何祖宗之寡而子孫之多邪此所以重贊堯舜至禹曰禹吾無間然矣仲尼後禹千百餘年今之後仲尼又千五百餘年雖不敢比仲尼上贊堯舜禹豈不敢比孟子上贊仲尼乎人謂仲尼惜乎无土吾獨以為不然獨夫以百畝為土大夫以百里為土諸侯以四境為土天子以九州為土仲尼以万世為土若然則孟子言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也斯亦未為過矣夫人不能自富必待天与其富然後能富人不能自貴必待天与其貴然後能貴若然則富貴在天也不在人也有求而得之者有求而不得者矣是繫乎天者也功德在人也不在天也可修而得之不修

則不得其非系乎天也系乎人者也夫人之能求而得富貴求其可得者也非其可得者非所以能求之也昧者不知求而得之則謂其已之能得也故務之求而失之則謂其人之不與也故怨之如知其已之所以能得人之所以能與則天下安有不知量之人耶天下至富也天子至貴也豈可妄言求而得之也雖曰天命亦未始不由積功累行聖君艱難以成之庸君暴虐以壞之是天欲是知人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災禳之奚益積功累行君子常分非有求而然也有求而然者所以利乎仁者也君子安有僥行事于其間哉然而有幸有不幸者始可以活命也已夏禹以功有天下夏桀以虐失天下周武以功有天下周幽以虐失天下三者雖時不同其成敗之形一也平王東遷無功以復王業赧王西走死虐以喪王室威令不逮一小國諸侯僅存乎五伯而已此又奚足道哉但時無真王者出焉雖有桓名與杞宋其誰曰少異是時也春秋之作不亦宜乎仲尼

修經周平王之時書終于晉文侯詩列為王國風春秋始于魯隱公男甚乎末濟哉非知仲尼者不足為仲尼者也礼樂征伐自天子出而自諸侯天子之重去矣宗周之功德自文武出而出自幽厲文武之基息矣由是犬戎得以侮中國周之諸侯非一獨晉能攘去夷狄徙東都洛邑用存王國為天下伯者之最桓與未請之錫其能免乎傳稱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是知名存實亡者猶愈於名實俱亡者矣禮雖喪而羊存則後世安知有不復行禮者矣晉文公尊王雖用虛名猶能力使天下諸侯知有周天子而不敢以兵加之也及晉之衰也秦由是敢滅周斯愛禮之言信不誣矣齊景公嘗一日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是時也諸侯僭天子陪臣執國命祿去公室政出私門景公自不能止秦周天子欲其臣下奉己不亦難乎厥後齊卒為田氏所

移夫齊之有田氏者亦猶晉之有三家也晉之有三家者周之有五伯也韓魏趙之于晉也既立其功又分其地既卑其主又奪其國田氏之于齊既得其祿又專其政既殺其君又移其祚其如夫天下之事豈無漸乎履霜之戒寧不思乎

傳稱王者往也能往天下者可以王矣周之衰也諸侯不朝天子久矣及楚預中國會盟仲尼始進爵諸之子其僭王也不亦陋乎

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吳嘗破楚而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貪婪攻取不顧德義侵陵齊晉專以勇狀為事遂復為越所滅越又不監之其後復為楚所滅楚又不監之其後復為秦所滅秦又不監之其後復為漢所代恃強凌弱与豺虎何以異乎非所以謂之中國義理之師也

宋之為國也爵高而力卑者乎盟不度德會不量力區區与諸侯並馳中原恥居其後其于伯也不亦難乎

周之同姓諸侯而克永世者獨有燕在晉燕處北陲也去中原特遠苟不隨朝趙魏齊楚較利刃争虛名則足以養徳待時觀諸侯之変秦雖虎狼亦未易加害延十五六年後天下事未可知也中原之地方九千里古不加多而今不加少然而有旅長旅短地大地小者攻守異故也自三代以降漢唐為盛秦宋李周漢之間矣秦始盛于穆公中于孝公終于始皇起于西戎迁于岐山徙于咸陽兵瀆于內血流天下咶吮四海更革今古雖不能比德三代非荀隋可同年而語也其祚之不永得非用法太酷殺人之多乎所以仲尼序書終于秦誓一事其旨不亦遠乎夫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殺者死之徒也周之好生也以義漢之好生也亦以義秦之好殺也以利而楚之好殺也亦以利周之好生也以義而漢且不及秦好殺也以利而楚又過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于周秦漢楚哉擇于善惡而已是知書也者無敵于天下而天下亦与惡之惡也者無取于天下而天下亦与

惡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于周秦漢楚哉擇于善惡而已

觀物篇之七

昔者孔子語堯舜則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語湯武則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斯言可以該古今帝王受命之理也堯舜揖讓以德禪湯武以功以德帝也以功亦帝也然而德下一等則入于功矣湯伐桀以放武伐紂以殺以放王也以殺亦王也然而放下一等則入于殺矣是知時有消長事有因革前聖後聖非出于一途哉天與人相為表裏天有陰陽人有邪正邪正之由係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佞則民用邪邪正之由有自來矣雖聖君在上不能無小人是難其為小人雖庸君在上不能無君子是難其為君子自古聖君之盛未有如唐堯之世君子何其多邪時非無小人也是難其為小人故君子多也所以雖有四凶不能肆其惡自古庸君之盛未有如商紂之世小人何其多邪時非無君子也是難其為君子故小人多也所以雖

有三仁不能必其善是知君肆且臣肆君者是參乎人也君得臣者得君者是非參乎人也參乎天也賢愚人之本性利害民之常情虞舜陶于河濱傅說築于岩下天下皆知其賢而百執事不爲之舉者利害使之然也吁利害叢乎中而才戚乎外又安知有虞舜之聖傅說之賢哉河濱非禪位之所岩下非作相之方昔也在億万人之下而今也在億万人之上相去一何遠之甚也然而必此者貴有名者也易曰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中正行險往且有功雖危無咎能自信故也伊尹以是細古之人患名過實者有之矣其間有幸與不幸者雖聖人力有不及者矣伊尹行冢宰居貴成之地借使避放君之名豈不曰忠乎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求立嗣君成終始之大忠者乎吁君委寄于匪人三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則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伊尹也故有孚維心亨不亦近之乎

易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剛健主豫動而有應群疑乃亡

能自強故也周公以之是知聖人不能使人無誘能勉誘者也周公在總己當任重之地借使避嫌之名豈曰不孝乎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保嗣君成終始之大孝者乎吁若委寄于匪人七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則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周公也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不亦近之乎

夫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伯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于義也尚言者必入于利也義利之相去亦何遠之如是邪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聰明乎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

無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于無過之地
者謂其善事于心者也

觀物篇之八

仲尼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管仲相
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
衽矣是知武王雖不逮舜之盡善盡美以其解天下之倒懸則
下于舜一等耳桓公雖不逮武王之應天順人以其霸諸侯一匡
天下則高于狄遠矣以武比舜則不能無過比桓則不能無功
以桓比狄則不能無功比武則不能無過漢氏宜乎立武桓之
間矣是時也非會天下民厭秦之暴且甚雖十劉季百子房其
如人心之未易何且古今之時則異而民好生惡死之心非異
也自古殺人之多未有如秦之甚天下安有不厭之乎殺人之
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人無生路可趨也而況以刃多殺天下之
人乎秦二世万乘也求為黔首而不能得漢劉季匹夫也起為

元首而不能已万乘与匹夫相去有過矣然而有時而代之者謂其天下之利害有所懸之耳天之道非私万乘而禍匹夫也謂其私無道而禍有道也人之情非去万乘而就匹夫也謂其去無道而就有道也万乘与匹夫相去有間矣然有時而代之者謂其貴以天下之利害有所懸之耳

日既没矣月既望矣星不能不希矣非星之希是星難乎其為光矣能為其光者不亦希乎漢唐既創業矣呂武既擅權矣臣不能不希矣非臣之希是臣難乎其為忠矣能為其忠者不亦希乎是知從天下事易死天下事難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尚能成之又何計乎死与生也如其不成雖死奚益况其有正与不正者乎与其死于不正孰若生于正与其生于不正孰若死于正在乎忠与智者一擇焉死固可惜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死奚以塞責生固可愛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生何以收功惡能成天下之事又能不

矣其正亦生者非漢之留侯唐之梁公而何微斯人則漢唐之祚或幾於移矣豈若虛生虛死者焉夫虛生虛死者譬之蕭艾忠良智者不游乎其間矣

觀物篇之九

仲尼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也自極亂至於極治必三變矣三皇之法無殺五伯之法無生伯一變至于王矣王一變至于帝矣帝一變至于皇矣其于生也非百年而何知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伯之世如冬如春溫如也如夏燠如也如秋淒如也如冬冽如也春夏秋冬者昊天之時也易詩書春秋者聖人之經也天時不差則歲功成矣聖經不忒則君德來矣天有常時聖有常經行之正則正矣行之邪則邪矣邪正之間有道在焉行之正則謂之正道行之邪則謂之邪道邪正由人乎由天乎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形人由道而行天地人物則異也其于由道

一也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之則見之于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億万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或曰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君子道消則小人道長長者是則消者非也消者是則長者非也何以知正道邪道之然乎叶賊夫人之論也不曰君行君事臣行臣事父行父事子行子事夫行夫事妻行妻事君子行君子事小人行小人事中国行中国事夷狄行夷狄事謂之正道君行臣事臣行君事父行子事子行父事夫行妻事妻行夫事君子行小人事小人行君子事中國行夷狄事夷狄行中国事謂之邪道至于三代之世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為道也三代之世乱未有不乱人倫之為道也後世慕三代之為治世者未有不正人倫者也後世慕三代之乱世者未有不乱人倫者也自三代而下漢唐為盛未始不由治而興乱而亡況其不盛于漢唐者乎其興也又未始不由君道盛父道盛君子道盛中國道盛其亡也又未始不由臣道盛子道盛妻道盛小人道盛

夫欲道盛噫二道對行何其治世少而亂世多邪君子少而小人多邪曰豈不知陽一而陰二乎天道尚由是道而生況其人與物乎人也者物之至靈者也物之靈未若人之靈尚由是道而生況人靈于物者乎是知人亦物也以其至靈故特謂之人也

觀物篇之十

日經天之元月經天之會星經天之運辰經天之世以日經日則元之元可知之矣以日經月則元之會可知之矣以日經星則元之運可知之矣以日經辰則元之世可知之矣以月經日則會之元可知之矣以月經月則會之會可知之矣以月經星則會之運可知之矣以月經辰則會之世可知之矣以星經日則運之元可知之矣以星經月則運之會可知之矣以星經星則運之運可知之矣以星經辰則運之世可知之矣以辰經日則世之元可知之矣以辰經月則世之會可知之矣以辰經星則世之運可知之矣以辰經辰則世之世可知之矣元之元一

元之會十二元之運三百六十元之世四千三百二十乘會之元十二會之會一百四十四十二乘十二世會之運四千三百二十十二乘三百六十會之世五万一千八百四十四千三百二十乘十二世運之元三百六十運之會四千三百二十運之運一十二万九千六百運之世一百五十五万五千二百世之元四千三百二十世之會五万一千八百四十世之運一百五十五万五千二百世之世一千八百六十六万二千四百元之元以春行春之時也元之會以春行夏之時也元之運以春行秋之時也元之世以春行冬之時也會之元以夏行春之時也會之會以夏行夏之時也會之運以夏行秋之時也會之世以夏行冬之時也運之元以秋行春之時也運之會以秋行夏之時也運之運以秋行秋之時也運之世以秋行冬之時也世之元以冬行春之時也世之會以冬行夏之時也世之運以冬行秋之時也世之世以冬行冬之時也皇之皇以道行道之事也皇之帝以道行德之事也

皇之王以道行功之事也皇之伯以道行力之事也帝之皇以
德行道之事也帝之帝以德行德之事也帝之王以德行功之
事也帝之伯以德行力之事也王之皇以功行道之事也王之
帝以功行德之事也王之王以功行功之事也王之伯以功行
力之事也伯之皇以力行道之事也伯之帝以力行德之事也
伯之王以力行功之事也伯之伯以力行力之事也時有消長
事有因革非聖人無以盡之所以仲尼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
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是知千万世之時千
万世之經豈可畫地而輕言也哉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
也五伯冬也七国秋冬之余列也漢王而不足晉霸而有餘三
國霸之雄者也十六國霸之叢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也北五
朝伯之傳舍也隋晉之子也唐漢之弟也隋李諸郡之伯江漢
之餘波也唐季諸鎮之伯日月之餘光也後五代之伯日未出
之星也自帝堯至于今上下三千餘年前後百有餘世書傳可

明紀者四海之內九州之間其間或合或離或治或隳或強或
羸或唱或隨未始有兼世而能一其風俗者吁古者謂三十年
為一世豈徒然哉俟化之必洽教之必浹民之情始可一变矣
苟有命世之人繼世而興焉則雖民如夷狄三变而帝道可舉
惜乎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則賢之與不肖
何止于相半也時之難不其然乎人之難不其然乎

觀物篇之十一

太陽之躰數十太陰之躰數十二少陽之躰數十少陰之躰數
十二少剛之躰數十少柔之躰數十二太剛之躰數十太柔之躰
數十二進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躰數退太陰少陰太柔少柔
之躰數是謂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進太陰少陰太柔少
柔之躰數退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躰數是謂太陰少陰太柔
少柔之用數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躰數一百六十以四四十乘太陰
少陰太柔少柔之躰數百九十二以四四十八乘太陽少陽太剛少剛

之用數一百一十二（一百六十中除四十八）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一百五十二（一百九十二中除四十）以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唱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是謂日月星辰之變數（謂以一百一十二乘一百五十二）以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是謂水火土石之化數（謂以一百五十二乘一百一十二）日月星辰之變數一万七千二十四謂之動數水火土石之化數一万七千二十四謂之植數再唱和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之變化通數二万八千九百八十一万六千五百七十六謂之動植通數（謂以一万七千二十四乘一万七千二十四）日月星辰者變乎暑寒晝夜者也水火土石者化乎雨風露雷者也暑寒晝夜變乎性情形躰者也雨風露雷化乎走飛草木者也暑變飛走木草之性寒變飛走木草之情晝變飛走木草之形夜變飛走木草之躰雨化性情形躰之走風化性情形躰之飛露化性情形躰之草雷化性情形躰之木性情形躰者本乎天者也飛走草木者本乎地者也本乎天者分陰分陽之

謂也夫平地者分柔分剛之謂也夫分陰分陽分柔分剛者天
地萬物之謂也備乎天地者人之謂也

觀物篇之十二

有日日之物者也有日月之物者也有日星之物者也有日辰
之物者也有月日之物者也有月月之物者也有月星之物者
也有星日之物者也有星月之物者也有星星之物者也有星
辰之物者也有辰日之物者也有辰月之物者也有辰星之物
者也有辰辰之物者也日日物者飛飛也日月物者飛走也日
星物者飛木也日辰物者飛草也月日物者走飛也月月物者
走走也月星物者走木也月辰物者走草也星日物者木飛也
星月物者木走也星星物者木木也星辰物者木草也辰日物
者飛也辰月物者草走也辰星物者草木也辰辰物者草草也
有皇皇之民者也有皇帝之民者也有皇王之民者也有皇伯
之民者也有帝皇之民者也有帝帝之民者也有帝王之民者也

有帝伯之民者也有王皇之民者也有王帝之民者也有王王之民者也有王伯之民者也有伯皇之民者也有伯帝之民者也有伯王之民者也有伯伯之民者也皇皇民者士士也皇帝民者士農也皇王民者士工也皇伯民者士商也帝皇民者農士也帝帝民者農農也帝王民者農工也帝伯民者農商也王皇民者工士也王帝民者工農也王王民者工工也王伯民者工商也伯皇民者商士也伯帝民者商農也伯王民者商工也伯伯民者商商也飛飛物者性性也飛走物者性情也飛木物者性形也飛草物者性躰也走飛物者情性也走走物者情情也走木物者情形也走草物者情躰也木飛物者形性也木走物者形情也木木物者形形也木草物者形躰也草飛物者躰性也草走物者躰情也草木物者躰形也草草物者躰躰也士士民者仁仁也士農民者仁礼也士工民者仁義也士商民者仁智也農士民者礼仁也農農民者禮禮也農工民者禮義也

農商民者禮智也工士民者義仁也工農民者礼義也工工民
者義義也工商民者義智也商工民者智仁也商農民者智禮
也商工民者智義也商商民者智智也飛飛之物一之一飛走
之物一之十飛木之物一之百飛草之物一之千走飛之物十
之一走走之物十之十走木之物十之百走草之物十之千木
飛之物百之一木走之物百之十木木之物百之百木草之物
百之千草飛之物千之一草走之物千之十草木之物千之百
草草之物千之千士士之民一之一士農之民一之十士工之
民一之百士商之民一之千農士之民十之一農農之民十之
十農工之民十之百農商之民十之千工士之民百之一工農
之民百之十工工之民百之百工商之民百之千商士之民千
之一商農之民千之十商工之民千之百商商之民千之千一
一之飛當兆物一十之飛當億物一百之飛當万物一千之飛
當千物十一之走當億物十十之走當万物十百之走當千物

十千之走當百物百一之木當万物百十之木當十物百之木當百物百千之木當十物千一之草當千物千十之草當物千百之草當十物千千之草當一物一一之士當兆民一十之士當億民一百之士當万民一千之士當千民十一之農當億民十十之農當万民十百之農當千民十千之農當百民百一之工當万民百十之工當千民百百之工當百民百千之工當十民千一之商當千民千十之商當百民千百之商當十民千千之商當一民爲一一之物能當兆物者非巨物而何爲一一之民能當兆民者非巨民而何爲千千之物能分一物者非細物而何爲千千之民能分一民者非細民而何固知物有大小民有賢愚移昊天生兆物之德而生兆民豈不謂至神者乎移昊天養兆物之德而養兆民豈不謂至聖者乎吾而今而後知踐形爲大非大聖大神之人豈有不負于天地者矣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

以心而觀之以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謂之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性者盡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雖聖人無以過之也而過之者非所以謂之聖人也夫鑑之所以能為明者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然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雖然水之能一萬物之形又未若聖人之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聖人之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為己之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耳為己之耳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口為己之口其口無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為己之心其心無所不謀矣夫天下之觀其于見也不亦廣乎天下之聽其于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其于論也不亦高乎天

下之訴其于樂也不亦大乎夫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大能爲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爲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而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非惟一世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千万世之天下諭之至神至聖者乎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已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十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三

論著

治道一　論治

本治論　　　　　　　　公是先生

太上之治不賞而勸不罰而沮其次賞而勸罰而沮其下賞而勸不勸罰而不沮是何也其道則異故夫人君苟知夫不賞而勸不罰而沮之人也治其天下邪則天下有不賞而勸不罰而沮矣且與夫賞而勸罰而沮之人也治其天下邪則天下亦將賞而勸罰而沮矣且與夫賞而不勸罰而不沮之人也治其天下邪則天下亦且賞而不勸罰而不沮矣此其人材不同賢不肖之習殊也夫盛德之人安乎性成乎命擇善不違其身非勸賞之謂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沮罰之謂也然而以臨天下則心服而已矣賞罰又惡用哉夫為賞而為善者非誠善也以賞信也賞不信則善或不為矣為罰而畏過者

非無過也以罰必也罰不必則過或不免矣然而以臨天下則貌服而已矣非至治之道也盛德者所不居夫善可賞惡有罰已明知之矣文明見之矣然而偷辟苟免雖焉趨利不顧害見得不思義則賞不足勸而罰不足沮以此臨天下則亂而已矣是故先王之公卿以待夫不賞而勸不罰而沮者固公卿之才也所望於公卿者亦不可不以不賞而勸不罰而沮之道望之矣先王之士民以待夫賞而勸罰而沮之人夫賞而勸罰而沮者固士民之才也所以望於士民者亦不可不以賞而勸罰而沮之道望之矣先王之刑辟以待夫賞不勸罰不沮之人夫賞不勸罰不沮者固徒隸之才也所以待於徒隸者亦不可不以賞不勸罰不沮之道御之矣能純以待公卿之道治天下者強純以處徒隸之政御天下者亡處徒隸之政者賞則不勸罰則不沮者也是故知斯政也行斯令也非以賞罰也百姓厭然皆趨上之欲而為敗思無邪是不賞而勸不罰而沮者也知斯政

行斯令也以賞罰爲之也善不敢不勉惡不敢不恥是賞而勸罰而沮者也出斯政也行斯令也善者賞之惡者亦賞之惡者罰之善者亦罰之是賞不勸罰不沮者也三累之下也

思治論

東坡先生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倦三則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顧而莫肯爲者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術謀慮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於不立也苟立而成矣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年矣自宮室禱祠之役興錢幣茶鹽之法壞加之以師旅而天下常患無財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獻說獻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豐財者不可勝數矣而財終不可豐自澶淵之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羌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驕以戰則不勝以守

則不固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衆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強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強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拘於法不志於功名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肖者無所懼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衆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強吏之不可擇是豈其不可耶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夫所貴於立者以其規摹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摹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而有成也有形於人以為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為理之必然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昔者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子產以為不思而行與凡行而出於思之外者如農之無畔也其始雖勤而終必棄之今夫富人之營宮

室也必先料其貲財之豐約以制宮室之大小既內決於心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將爲屋若干廈用材幾何役夫幾人而成土石材葦吾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當則規摹之先定也今治天下則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爲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偷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爲急民不知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凡今之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議論豈不甚美而可樂哉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其規摹不先定也用捨係於好惡而廢興決於衆寡故籍今之利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顧者有之矣所用之人无常責而所發之政无成效此猶適千里不齎糧而假丐於塗人

始終不知其所當用之藥而自與其嘗試以僥倖於一物之中歟三患之去不可得也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世之後子孫之強弱風俗之好惡皆可得而逆知之何者其所施專一則其勢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爲政而至於霸其所施設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如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咎犯之在晉范蠡之在越文公句踐嘗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爲未可及其以爲可用也則破楚滅吳如寄諸其鄰而取之此無他見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之世亦與明者熟策之而已士爭言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強如是而吏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摹之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摹之內而無務出於其所規摹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財之不豐兵之不強吏之不擇此三者存亡之所從出而天下之大事也今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獨擅而兼言之則其所以治此三者之術其得失固未可知也雖

不可知而此三者決不可不合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無術其術非難知而難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難收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蓋世有好劍者聚天下之良金鑄之三年而成以爲吾劍天下莫敵也劍成而狼戾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鑄而不知收也今世之舉事者雖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欲壞之者常不可勝數可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先見士之人方且眩瞀而不自信又何暇及於收哉古之人有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且非特聖人而已商君之變秦法也撄萬人之怒排舉國之說勢如此其逆也蘇秦之爲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聯六姓之欲以爲親計如此其迂也淮陰侯請於高帝求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者絶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亦言於世祖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世祖以爲落落難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謀人國功如此其疏也然而四子者行之若易

然出於其口成於其手以爲既已許吾矣若則親挈而還之今吾
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爲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於天
下之意也非有所待於人而後具也如有與亦自用之有子而
自致之耳然而或出於天下有出而無成者五六十年於此矣
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歟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無所收
歟敢爲之說曰先定其規摹而後從事先定者可以謀人不先
定者自謀常不給而況於謀人乎且今之世俗則有所可患者
士大夫所以信服於朝廷者不篤而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
人聽於是非而不知其所從從之則事舉無可爲者不從則其
所行者常多敗而易敗夫所以多敗而易敗者人各持其私意
以賊之議論勝於下而幸其無功者衆也富人之謀利也常獲其
以爲禍非也彼富人者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素厚所爲而莫
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衆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
也有勢其成也有氣富人者乘其勢而襲其氣故欲舉之易成

則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矣天下之事未可以力勝力不可勝則莫若從衆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而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莫從衆也衆多之口非果衆也特聞於吾耳而接於吾前未有非其私說者也於吾爲衆於天下爲寡彼衆之所不言而同然者衆多之口舉不樂也以衆多之口所不樂而奪衆之所不言而同然則樂者寡而不樂者衆矣古之人常以從衆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衆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從者非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謂逆衆斂怨而不可行者莫若減任子然不顧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嘗有一言何則彼其口之所不樂而心之所同然也從其所同然而行之者猶有言者則可以勿卹矣故爲之說曰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彊而知此三者非獨爲吾國而已雖北取契丹可也

古之君子因天下之治以安其成功因天下之亂以濟其所不足不誣治以爲亂不援亂以爲治援亂以爲治是愚其君也誣治以爲亂是脅其君也愚君者君子之所不忍而世俗之所徼幸也故莫若言天下之誠勢請言當今之勢當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於安亂而不至於危紀綱粗立而不舉無急變而有緩病此天下之所共知而不可欺者也然而世之言事者爲大則曰無亂爲異則曰有變以爲無亂則可以無所復爲以爲有變則其勢常至於更制是二者皆非今世之忠言至計也今世之弊患在欲治天下而不立爲治之地夫有意於爲治而無其地譬猶欲耕而無其田欲賈而無其財雖有鉏耰車馬精心以強力而無所施之故古之聖人將治天下常先爲其所無有而補其所不足使天下凡可以無患而後得徜徉翺翔惟其所欲爲而無所不可此所謂爲治之地也爲治之地既立然後從其所有而施之循之以禾而生禾播之以菽而生菽藝之以松柏桂

櫝蓑聚樸樕無不盛茂而如意是故施之以仁義動之以禮樂安而受之而為王齊之以刑法作之以信義安而受之而為霸督之以勤儉厲之以勇力安而受之而為強國其下有其地而無以施之而猶得以安存最下者抱其所有張〻然無地而施之撫左而右動鎮前而後起不得以安全而救患之不給故夫王霸之略富強之利是為治之具而非為治之地也有其地而無其具其具雖不竭於無功有其具而無其地吾不知其所以用之昔之君子惟其才之不同故其成功不齊然其所以有立於世未始不先為其地也古者伏羲神農黃帝既有天下則建其父子立其君臣正其夫婦聯其兄弟殖之五種服牛乘馬作為宮室衣服器械以利天下天下之人生有以養死有以葬歡樂有以相愛哀戚有以相弔而後伏羲神農黃帝之道得行於其間凡今世之所謂長幼之節生養之道者是上古為治之地也至於堯舜三代之君皆因其所闕而時補之故堯命羲和歷象日月

以撫民時舜命禹平水土以定民居命益驅鳥獸以安民生命棄播百穀以濟民飢三代之間治其井田溝洫步畝之法比閭族黨州鄉之制夫家卒乘車馬之數冠昏喪祭之節歲時交會之禮養生除害之術所以利安其人者久皆已定而後施其聖人之德是故施之而無所齟齬今周官三百六十人之所治者皆其所以為治之地而聖人之德不与也故周之衰其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由此言之幽厲之際天下乱矣而文武之法猶在也文武之法猶在而天下不免於乱則幽厲之所以施之者不仁也施之者不仁而遺法尚在故天下雖乱而不至於遂亡及其甚也法度大壞欲為治者無容足之地泛泛乎如乘舟無檝而浮乎江湖幸而無震風之憂則從然推水之所漂東西南北非吾心也不幸而遇風則覆沒而不能止故三季之極乘之以暴君加之以虐政則天下塗地而莫之救然世之賢人起於乱亡之中將以治其国家亦必於此焉先之齊桓用管

仲辨四民之業連五家之兵伍整於里軌旅整於郊相地而衰征川澤各致其時陵阜陸墐各均其宜邑鄉縣屬各立其正舉齊國之地如畫一之可數於是北伐山戎南伐楚九合諸侯存邢衛定魯之社稷西尊周室施義於天下天下稱伯晉文反國屬其百官賦職任功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懋穡勸分省用足用利器明德舉善援能政平民阜財用不匱然後入定襄王救宋衛大敗荊人於城濮遂齊桓之烈矣天下稱之曰二伯其後子產用之於鄭大夫種用之於越商鞅用之於秦諸葛孔明用之於蜀王猛用之於苻堅而其國皆以富強是數人者雖其所施之不同而其所以為地者一也夫惟其所以為地者一也故其國皆以安存惟其所施之不同故王霸之不齊長短之不一是二者不可不察也當今之世無惑乎天下之不躋於大治而亦不陷於大亂也祖宗之法具存而不舉百姓之患略備而未極賢人君子不知尤其地之不立而罪其所施之不當種之不生

而不知其無容種之地也是亦不大惑而已矣且夫其不躋於大治與不陷於大亂是在治亂之間也徘徊徬徨於治亂之間而不能自立雖授之以賢才無所爲用不幸而加之以不肖天下遂敗而不可治故曰莫若先立其地其地立而天下定矣

新論中　　潁濱先生

治國而爲其地非聖人而後然也古之君子莫不皆然而其不然者則僅存之國也人之治其家也其最上爲虞舜其次爲曾閔而其次猶得爲天下之良人其下者乃有不慈不孝置其不慈不孝蓋自其得爲良人以上至於爲舜其所以治其身上以事其父母下以化服其妻子者不同而其所以爲生者曰耕于田婦織于室養其雞豚殖其菜茹毋失其時以養生送死雖舜與天下之良人均也舜而不然不得以爲舜天下之人不然不得以爲良人何者是亦治家之地焉耳而至於爲國而豈獨無之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故周公因之遂爲井畝溝洫

之制何者其所因者治世之成法也孔子之治魯也魯人獵較
孔子亦獵較何者其所因者衰世之餘制也當戰國之強諸侯
無道然孟子亦以為有王者起今之諸侯不可盡誅惟教之不
改而後誅之故漢之興也因秦之故而不害其為漢唐之興也
因隋之故而不害其為唐由是觀之則夫享國之長短致化之
薄厚其地能容之而不能使之也地不能使之長短薄厚然長
不得地則無所致其長厚不得地則無所致其厚故夫有地而
可以容有所為者舉而就之可也當今之世祖宗之法或具存
而不舉或簡略而不備具存而不舉是有地而不耕也簡略而
不備是地有所廢缺而不完也欲築室者先治其基基完以平
而後加石木焉故其為室也堅今之治天下則不然蓋嘗論之
自五代以來強臣專國則天下震動而易亂自吾祖宗削而漸
磨之則今世可以粗安凡今世之所恃以為安者惟無強臣而
已然恃其一之粗安也而遂忘其餘故嘗以為當今天下有三

不立由三不立故百康並弛而百害並廢何者天下之吏媮墮
苟且不治其事事日已敗而上不知使是一不立也天下之兵
驕脆無用召募日廣而臨事不獲其力是二不立也天下之財
出之有限而用之無極爲國百年而不能以富是三不立也其
未平也加之以其所欲爲是故興一事而百弊作動一役而天
下困投足而遇陷穽側身而入河海並居猶懼有患而况求以
馳騁於其上哉固不可矣今夫夷狄之患是中國之一病也吾
欲拒之則有以爲拒之之具和之則有以爲和之之貲以天下
而待一國其爲有餘力也固亦宜矣而何至使天下皆被其患
今也天下至而無所忌難而唯西北之爲畏然天下之力亦已
困而不能支矣一歲之入不能供一歲之出是非特納賂之罪
也三事不立之過也故三事立爲治之兆既成賂之則爲漢文
帝不賂則爲唐太宗賂與不賂非吾爲國治亂之所在也治亂
之所在在乎其地之立與不立而已矣天下之事由循而維持

之以至於澌不可與舉猶曰是蓑之末主也乘舟中流遥望其纖而
聽水之所之旋於洄洑格於洲浦以爲是固然也其爲無負亦
已甚矣以今之時天子仁恕士大夫好善天下之風俗不至於
朋黨亂正誣罔君子此世之清議凜然在矣今爲之欲有爲以
激揚砥礪有言者而曰吾有所待是徒空言非事實也故爲之
說曰居之以強力發之以果敢而成之以無私夫惟有私者不
可以果敢果於一不果於一天下將以爲言其不果者不可以強
力力雖強而輒爲多氣之所敗天下之人惟能兼是三者則足
以排天下之堅強而納之於疾傷擾天下之怨怒而投之於不
敢惟不能爲是三者則足以敗天下之賢士而坐之以不能有
所集是故無私而果敢果敢而強力以是三者治天下之三不
立以立爲治之地爲治之地既立然後擇其所以施之天下將
無所不可治

天下之未治也患二者之不立若其既立則患其無以施之蓋君子為國其紀綱治具法度皆可得而知之惟其所以施之則不可得而知周公之治周也修其井田封建百官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天下歸周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之治魯也墮其三都誅其亂政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羔豚不飾賈男女別於道者不可得而知也孟子之所以治鄒者正其疆界五口之家桑麻雞豚必具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之至於王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孟子之所以汲汲以救人者在其不可得而知而其可得而知者不詳論也曰是有意於治者能之然而亦不可去也故其得為是國也必舉之以為先由是觀之治國之地聖人與之不得以施其聖然而聖人之道有所高遠而不可及者矣其於孔子之門所謂政事而冉有子路之所能者治國之地也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由也為之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

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是亦自以爲能爲其少而未有以務之云亦然夫子許其能之而不以爲大賢則夫子之道深矣遠矣夫子平居朝夕孜孜以教人者惟所以自修其身而其所以修其政事者未嘗言也蓋亦嘗言之矣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所重民食喪祭是九者凡所以爲政而未足也故繼之曰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凡四者所以成之焉耳其意以爲斯成而後以其平居自修之身施之故記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爲有此具也君子修其身無所施之則不足以治其政事無以施之則不化當三代之治世天下之事無不畢舉雖後世之君猶得守其法度以爲無過惟無累君則天下可安故伊尹之訓太甲曰從諫弗咈先民時若以爲如是而可以爲治已矣古之人言治天下亦甚易然今之人以爲大言而不信不知其有此地也惡夫世之君子孜孜以修其身恭儉忠信欲以施之天下修身而不見其成則以爲

古之人欺我也夫苟以為古之人欺我雖有為之者有善施強而為之也夫苟不欲而強為之則其心益不自信而道日踈夫以不信之心行日踈之道以治無以為地之國是以功不可成而患日至故莫若退而求其為治之兆為治之世既立則身修而天下可化也

治之難論

南豐先生

以天下而行唐虞三代之道不唐虞三代如若無有也然而治之難也何哉治若世非無小人也其信正人也固其相參非庸者也雖有小人弗補也唐之時四罪立唐之朝周之時二監在周之廷唐周人矣聖人也其辨之也不疑其知之也果彼雖在而至乎大臣諸侯之間也紛紛然於正人無與無病也漢元之初蕭望之相漢劉向周堪張猛為之腹心東漢之末李固陳蕃杜喬相與李膺范滂之徒布滿禁寺光大矣天下仰而待治也夫斯時

則已矣使克其所施功德可討哉孝元桓靈常主也其相祭者史高稚圭恭成胡廣趙戒而下庸者也而邪者罔其間其舜衆賢之不明可用之也天果雖莲而立於公卿之內傑然而危矣可得天下國家之安乎嗚呼治之難也以此觀天下者不觀小人正人貴賤陞黜觀其用否如何耳則治亂審矣

內治論

南豐先生

古者公侯卿大夫士非惟外行淑也蓋亦有閨門之助焉考詩之二南言后夫人之事明婦人之於夫也不獨主酒食妻巾櫛而已固實有以輔佐之也先王之制閨門之內姆保師傅車服珮玉陞降進退起居奉養皆有條法婦人少習而長安焉故提身正家莫有過也近世不然婦人自居室家已相與矜車服耀首飾叢聚讙言以修飾悍妬笑故貧力限貴者未成人而嫁娶既嫁則恃於行而勝於色使男事女夫屈於婦不顧舅姑之養不相悅則犯而相直甚良人未嘗能以責婦又不能不爲望其

親者幾少矣其狎暱媟然不恥而況於夫之昆弟相與為等夷者乎有祀祭賓客之禮不自為其而使人為之浣濯之服衣裳之務古天子后禮安而常行者也而今之庶人尊妻若言之姆保師傅佩玉儀節采蘋蘩贄棗脩之事則嫉而笑曰我豈能是是非我宜也一切悖禮相趨於驕驁淫僻而已求其所以輔佐夫可乎噫古士庶人之妻知秉禮義服訓導而今王公大人之匹反不能可怪也前縷之不一刻壽之不善則恥而弃焉至大倫大法之不修則嘲然安之吾未見其可也古語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閨內豈非風俗之厚薄人道之邪正壽天之原繫於此歟其可以忽然流蕩而不返歟曰如之何則可返曰放今之敝者古之制而先之於公卿大夫之家茲可也易曰正家而天下定吾說豈疏乎

本治論上

宛丘先生

治天下之道有歷萬世而可知者有斷不可以如文書自三代以

來至于今蓋已數千百年事勢之變雜出而不可勝紀而此是
而爲仁如是而爲義得之則安失之則危者未始有改也此雖歷
萬世而吾能知之仁與義者吾能知之其所以爲仁義者吾不
能必也今天下之所謂仁義者有生之而爲仁亦有殺之而爲
仁刑之而爲義亦有宥之而爲義彼聖人之治天下其可必者
吾之所爲未有出於不仁不義者而已矣必將求其所以致仁
義之迹則雖聖賢吾知其不能前知夫天下之事未始一也循
之則弊激之則變反復相代而不可知今夫質之於文是無以
異於冰炭之不可同也然質之弊則文必至是何也勢之所激
故物有以極陰極不生陰而生陽寒極不生寒而生暑故物有
以同相反有以異相使此之謂激之而變者也彼先王之法其
初固未嘗不善也而至於後世而不能行何也循之故也譬之
水也決之而注於海則有所避有所就縱橫委曲而不可一而
後海可至也有賊丈夫焉不知其爲如此以謂水出於西則決

而西水出於東則導而東當激而不知避當就而不知就則力可竭而海不可至也夫聖人之法何為而立也無乃出於此時去矣而法不改則雖聖人之法有所不能為區區而循之堅守而不變時日益異而吾方倀倀然抱已陳無用之物而求施之則亦何施而可哉此所謂循之而獘者也惟其循之而獘是故隨其所激而變從之天下之事如此而不可一也而世之惑者猶將舉腐餘已棄之空文而求為之無乃已疎乎凡此者朝不可以知夕者也治天下者必求至於仁義而無禍猶治身者求必至於安樂而無疾也夫求安樂而無疾則必察夫寒暑之動而為之應故狐貉以御寒而絺綌以去暑凡晦明燥濕之變吾皆有以制之而吾初不能自必夫如是而後安樂可為也寒吾為裘暑而不易暑者而御為寒而不變如是則疾而死耳尚何暇逆之有哉烏乎知此而後可以語治天下也

本治論下

或曰三代以來天下之未大治豈非天下之勢有不便歟烏乎
是未達夫變者之論也且天下之勢果何為而起也方三代之
時而為諸侯自王畿之外皆侯國也當其盛也藩翰屏蔽而王
室以之彊及其衰也分裂四出更爲雄彊而不可制而後天下
之勢合於一而秦始為郡縣以收天下之權而其弊也天子孤
立於上匹夫橫行而莫之禁至於漢而天下之勢遂雜而不一
裂為三國而合于晉分為南北而一於隋天下之勢雖或不同
然當其改也必有所懲當其立也必有所利蓋自唐之末始有
藩鎮之彊而唐以之亡歷五代而不能改至於今而藩鎮之禍
遂大去而不復今天下之勢委乎守令而分於監司總于朝廷
自三代以來至於今何其屢改而不一耶其無乃出於有所激
歟故堯舜之不得不爲諸侯猶今之不得不爲郡縣也故兩出
於不得不為則勢者固有所定而不可變故天下之政有是非
而天下之勢無可否譬如人之自少而之壯自壯而之老也夫

三者固未嘗同而各有所長亦各有所弊者不知所以待老之具而必曰壯而後可則惑矣授今之勢而善為之其誰曰不可而必曰唐虞三代之勢而後可則天下卒不可得而治也然則三代以來其難於治者其病果安在哉蓋有二說一曰尚虛名而忘實利二曰謹小過而失大患何謂虛名好堯舜三代之名是也世之學者圜坐而議政未有不曰唐虞三代若也其言當時之病未有不曰不如唐虞三代者也夫唐虞三代之法豈誠有所不足哉時易而事遷世變而務異譬之鑄金琢玉以為飲食雖美而無所用之矣有一人焉強力而不顧則必羣起而競排之以謂臆說而不學而不知吾之於堯舜三代固相期於仁義之地而吾何求其名哉蓋昔者夏為貢法以取其民至商而為助孟子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烏乎使世之惑者必曰禹之法豈有不善哉而不知夫未足之利聖人不能預為也已去之時聖人不能強至也嗚呼使堯舜三代之聖人復出於今而

反顧當時之所為余知其必不復為之矣故夫天下之不治未始不自好名始也昔者王莽之井田後周之周官房琯之車戰嘗試之矣譬如病狂喪心之人越行妄作而不顧是果何益哉此之謂好虛名而忘實利者也何謂小過夫世之人有好種植者一日種之一日溉之一日培之朝問其長夕伺其蕃一日百至而不倦是其愛之亦至矣然木不如盛而日槁又有人焉既殖而去之行三年而返而木之大可拱矣是何也凡物之性不擾則樂而遂激治則殘而槁且秦之吏比漢之初則勤矣秦郡小都之民其知秦之政令亦熟矣秦之命令布於田野閭里之間者亦至矣而民益怨苦而漢初之吏雖不如秦之勤而民樂之何則秦之所急者不過簿書文法之間謹嚴其細而勞擾之困困已不勝其弊矣此無以異於愛木而日擾也彼漢之初雖號為文闊而網疏然不過少弛於簿書期會纖悉委曲之間而民乃不至於勞擾則何怪乎天下之治哉彼一溉一培之失時

於水之性未害也彼不求故之所病而乃尤天下之勢烏乎其亦未知治本哉

治原論　　宛丘先生

昔者堯舜三代之時天子甚逸優游於上至於無爲不言而天下響風百官有司夙夜以治職赴功而天下之務無有不成及其至也至廣之於人至幽之於神山川草木之無情天地陰陽之不測皆能制其動靜而導其和時其消息而治其變不至者能格之不順者能柔之蓋非特堯舜自前正人事苟爲治安而已天地之功而與有力焉鬼神之造而與有制焉故堯舜三代之治至於匹夫匹婦皆有仁人君子之風者非過論也所至者然也九官之治莫不爲萬世法蓋曾更數聖人而莫之或加矣何則彼之所建立者極天下之理者也嗚呼自堯舜三代以來更秦漢數千載出之君子有意於治者仰望先王之時而俯視後世之莫及也咨嗟歎息以謂卒不可至者衆矣蓋亦不原其本甚

矣天下之理在我者有所不修而物無不可治立政者有所不
至而俗無不可善先王之時公卿大夫修身以格物而致精神
以治職不過是二道而已嘗試言之君子之道至於言出而務
應事發而人諭者君子之末節而非其至也必也不言而物從
泯事而人勸心正於內身修於外天下化之而不知所以化者
君子之盛也故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夫人之情不可誣也言
之有不應者矣諭之有不勸者矣去言舉事而天下治者何也
吾身之修故也吾身之所以能修者何也吾之誠立故也吾誠
之所以能立者何也吾之性盡故也能盡性則能立誠能立誠
則能修身能修身而後能正物盡正物以迹者功淺而有窮故
聲不能使聾者聽色不能使瞽者視彼其所及者盡其迹之所
至者耳迹之所不至雖近而不感何則力治其外而無以
鼓舞其內故也夫惟至誠積於心發於身其聲不待言其
象不待事故及物也得吾之所不期者焉譬之日月

也日月之爲光非期於照是物也然日月無勞於上而天下之物苟有形者皆得以其景於前枉直大小纖悉必察而日月豈固與是物期哉譬之江海也注渟涵澤者吾之事固若是而已其於生物未嘗數數然凡在吾澤之所及者橋者游者潛者无而江海豈固澤是物哉故日月不期於明而明之所及者莫不能逃江海不期於潤而澤之所被者莫不能以君子修身立誠於上則其道大而化之矣凡物之在吾化者亦莫能逃養者自遂枉者自正未嘗怒也而惡者陵未嘗喜也而善者勸悠然使萬物莫不得其職而我初未嘗與物期也堯舜三代之治其能格物若此者何也修身之功也古之君子其治職也不恥有所不能而恥所能恥其不盡不恥有所不學而所學恥其不成王良之不能射良恥也畢不工馬不順則恥之矣羿之不能馭羿不恥也射而不能中則恥之矣故先王之因任也因能以授之而人之受之也無苟心則我之所當勉也無僥倖何則終身由之猶懼其不能

何暇以恭哉且物之在天下者人無不可為也有形之與無形有情之與無情大而至毫釐至細而至鬼神其初皆物也其動一至其事一理然判而別之使不相為異而絕之使不相通者非其理然也世之淺術未智者不能盡其理之所通則其於物也有所窒矣智之所窒者術之窮術窮於其智而天下無能事矣龍之為物世之所神而不可見者也然其初豢而御之也何以異於馬牛使人神之而不可見也非龍為之也人之智不足以致之而自絕之也故曰人實不智非龍實智天下之事舉何以異於此哉先王之官其能致物者皆如龍也後世仰望而不可得者豈如以龍為神而不可見者也故先王之臣不求多能而能極其能修其官治其事有毫釐之不知則且以為辱矣夜以思之朝以行之父以是傳之子子以是傳之孫索之而極其微鈎之而窮其深是以百官皆修其方而能致其物凡在天地之間吾之力無有不能為之者焉故善治者役物而不善治者役於

物役物者物制於我故可慘可舒可翕可闢吾所欲致者物聽命焉役於物者聽命於物而我不能制故其緩也或急之其行也或止之惟物之所爲而已故堯舜三代之官所以能治職而後世莫及者致精之功也嗚呼三代之政既亡刑名刻薄而爲秦王霸雜揉而爲漢天下之士知學者鮮矣雖或學焉得其正者亦鮮矣污其身而望人以絜枉其身而望人以直何怪乎建者之不如其欲也官設於上而人覬於下不能其事而貪其名職廢於朝而咎不及其身敗其官而公冒其祿何怪乎物之不順令而至也故身不修誠不充則雖有書教而民不從聽者之言宮商聲者之言白黑聽者笑之矣何望其信之也何則彼言之者非其任矣人有樂進之心而殆其事與殆其事而不任其恥則是牛羊猶而牧者無罪也幾何其牛羊之不盡斃矣身不修則妻妾違之一國一邑之衆而望其不我違也難矣學而志鴆猶不足以勝其偶欲以滅裂之誠而成天下之務也亦難

矣故秦漢不如三代也失其本矣故正學以修身明恥以致用而溯乎先王之治也天下之事有小大有本末隆其大建其本而使小者末者從之而後學之道正矣顏子之好學學其本也子游子夏之文學學其末也後世儒者非不務修身也惟其學者不知其本而務其末先其文而後其實是以儒者覆蹶於上而斯術於天下之治亂楊綰唐之君子也其望聖人也亦遠矣然綰亦誠能儉而已一致其誠於儉而為相之日天下化之宿將大臣為之修革而不終日綰之舉未必皆知本也獨於儉則有本矣有本之効至於如是之速則天下之不吾聽豈非士之修身者本未立歟故格物在立本立本在修身修身在致誠致誠在盡性盡性在正學正學在乎隆本以抑末然後教化以明之勸沮以屬之官師以涖之而後所隆者人勸所沮者人畏此先王隆本抑末之政也將明恥者有道焉隆人之所重無畏人之所輕均天下之事於一域而榮其能辱其不能則士有恥矣

人之所輕而卑之則人恥習之矣人恥習之至其不能而知恥不可得也人之所重而隆之則事有輕且賤者矣使人恥賤而若卑者未有不自此始也禹爲相而夔爲樂工伯夷典禮而皋陶治囚論其所處則有貴賤精粗矣而舜之於數人者未嘗有輕重之別也均爲朝廷之事耳是數人者知恥其職而不修而已不聞其有粗精貴賤之間其心也天下未嘗無苟且畏能之士也惟其心侈大而不肯自守於一隅治職者不恥職之不修執技者不羞技之不工是以天下之事卒以汗漫而無成薦紳不能抑洪水而罪至於殛死羲和廢時亂日而刑至於征故罰不至則罪不彰罪不彰則恥不明故嚴不職之刑者先王明恥之道也故正學明恥而先王之治其庶乎可爲矣